

粵海舊聞錄(六)

祝秀俠

早期革命空軍與廣東

我國空軍，在過去參加革命和抗戰，多所貢獻。但述及空軍歷史，則應首先提到 國父中山



任美洲國民黨總支部部長時的林森先生，當年林先生曾積極進行航空救國運動，號召華僑青年學習航空，鼓勵華僑捐款購機。

先生所首創之革命空軍，及後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中央空軍之建軍，即由此一革命空軍延續發揚滋長。

革命空軍尚未建立之前，有一與航空有關之歷史文獻可紀者，即粵籍一華僑，曾在美學習航空，曾由美攜帶飛機一架回粵，在廣州東郊作首次公開飛行表演，藉以提倡航空事業，使人一開眼界，其人姓名為馮如，其時正當滿清宣統年間，軍民尚不知飛機為何物，前往參觀者甚衆。惟馮君不幸於最後一次表演時，機墜人傷，遂致殞命，在那一天，亦正因飛機表演，官民熱烈參觀，革命志士，遂利用此一機會，炸死滿洲大員李琦將軍於參觀回程途中，志士溫生才亦當場被逮壯烈成仁。百粵軍民經此次飛機表演，對航空增加興趣與信念，而啓後來發展革命軍事航空之先河。

民國成立後，國父積極倡導航空救國，迨革命政府成立於廣州，亟謀建立革命軍，當時有一檀香山華僑中山人楊仙逸詣府求見，自言醉心革命，特回國追隨先生，効命報國。國父問其所長？答曰在美習航空術。國父大喜。嗣後仙逸即追隨左右，民國六年，國父決意建立革命空軍，楊仙逸回檀，出其家財，號召在粵與在國外有志航空事業青年，集中在美，訓練航空與機械各部門技術，出錢出力，苦心孤詣，卒使一班青年完成所學。時美洲國民黨總支部部長為林森，亦積極進行航空救國運動，號召華僑青年學習航空，鼓勵華僑捐錢購機。楊仙逸全力贊助之，商得其父同意，盡傾家資財產，捐獻購機，華僑亦熱烈響應，乃在紐約州之拔夫羅市一飛行學校內，附設一國民黨空軍學校，聘請美國航空專家，首期訓練學生二十人。此一批富有革命思想，航空技術嫺熟之青年為張惠長、陳慶雲、林偉成、周寶衡、楊宦宇、林福元、黃光銳、黃秉衡、關榮、陳卓霖、胡漢賢等，幾全為廣東華僑青年。不久，連同飛機一齊回到廣州，關廣州市大沙頭為水陸飛機場。先後成立航空局，航空隊，

以楊仙逸任航空局長兼隊長，國父親自直接指

揮，參加革命軍事行動。楊氏毀家輸財，協助

國父創立革命空軍，足稱爲革命空軍之父。

不幸，楊氏正爲國父所深資倚畀之際，於民國十二年九月廿七日在東江軍次，研製炸藥，失慎爆炸，當場殞命。國父慟痛不已。厥後，張惠長被任航空隊長，陳慶雲副之。嗣而張氏任航空學校校長，陳氏任總教官，張氏任廣東航空處處長，陳氏任副處長。張陳兩氏在十七年各同時分別駕機長途飛行，環飛全國，喚起國人對航空救國之重視，在當時航空設備簡陋，更無氣象預測可言，此種長途飛行誠爲壯舉也。

翁同龢記廣東名流

偶閱翁同龢日記，其所記當時在京之廣東名流軼事頗多。略摘如下：

記李文田云：「廣東李若農編修，賦甚閑麗，歎爲奇才」。又：「李若農來，爲余相度住宅，談澳門事甚悉，霸才也。」又：「哭若農爲之摧絕，若農身後蕭條，宦囊盡買書矣，其子淵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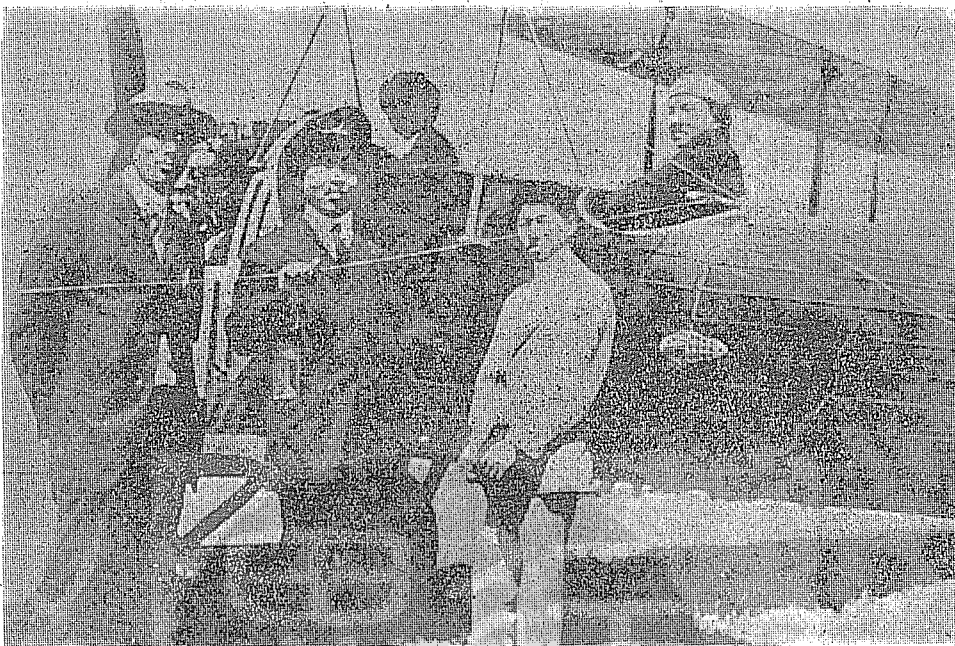
，年十五，號踊如成人，可憐可憐。」按文田博覽羣籍，於醫卜星相堪輿奇門諸術靡不研究。筆者抗戰勝利後回穗，與其孫李樸常有往還，一日赴其小北舊宅參觀，閣樓上書架疊排，多風角奇門遁甲祕錄。翁記爲其相度住宅，可信也。

記伍廷芳云：「盧慶雲極言粵人伍秩庸者，熟洋人律例，有志氣，非徵召不至，不應諸侯之聘也」。又：「美國駐使伍廷芳來談印花稅，謂可行。」

記康有爲云：「南海布衣康祖詒上書於我，意欲一見，拒之」。又：「盛伯毅以康祖詒封詔事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訶直，無益，祇生蠶耳，決覆謝之」。又：「康長素『新學僞經考』真說經家第一野狐也，驚詫不已」。又：「傳康有爲至總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爲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又：「上命索康有爲所進書，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日前此何以不說？對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上又問康書，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正在園寓也。」按翁本極力推薦康有爲，且有「其才百倍於臣」之語，今日記所載頗有詆訐，想係後來爲避禍計有所竄易矣。

南海張蔭桓之才華

南海張蔭桓字樵野，由捐納道員出身，位至戶部侍郎兼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大臣，出使



林森先生(右)在美造機捐獻早期革命空軍時坐在機艙中留影。

美利堅，西班牙，祕魯三國，為閣敬銘，丁寶楨、李鴻章所器重，許為洞識洋務之外交異材。蔭桓機智勤敏，好學求進，立志苦修英語，不數年，居然通曉英文，博覽西籍，對各國政治制度典章，均深入研求，終以戊戌政變，列為主張變法之人，革職遣戍新疆。拳匪亂起，載漪當政，秉慈禧旨意，對主張刺拳勿啓外黨大臣許景澄、袁昶等先後誅戮，並及六百里外加急傳諭新疆巡撫饒應祺，將張蔭桓立即正法，被戮監所。

蔭桓才華橫溢，性情豪邁，精力過人。當與翁同龢同值總署時，極為同龢推重，時翁任戶部尚書，且為帝師，名輩遠在張上。惟翁每遇事必先商之蔭桓，恆以蔭桓主意為主。現存同龢札中，有一日致張數札者，函札每稱吾兄。曾在日記中云：「此人才調，究勝於吾。」據傅翁每至晚間，以專足送一巨封，將是日經辦奏疏文牘一一封入，送請蔭桓過目審定，然後發布。蔭桓嗜賭，好押寶，每天晚飯後，恆集親友僚幕圍坐合局，而自為莊主，置匣在案，隨人下注，人占一門，看其內之向背以為勝負。翁同龢封包往往於此時送達，有時寶匣已出，則以手勢令暫勿開，即就案角拆開封包，包中文件雜沓，多至數十件，一家丁秉燭侍立其左，一家丁執筆濡墨其右，隨閣隨改，塗抹勾勒，有原稿數千字而僅刪存數百字者，亦有添改至百數十字者，如疾風掃葉，頃刻都盡。即推付左右曰：「開寶開寶」，檢視各注，輸贏出入，仍一一親自核計，錙銖不爽。於適纔處理大事，似毫不置之胸懷。但次日，常熟每有手札見謝。云某事一語破的，某事點鐵成金。

。佩感之詞，溢於言表。足見其倉卒塗竄，固大有精思偉識，足以決謀定計，絕非潦草搪塞；而當時衆目環瞻，但見其手揮目送，意到筆隨，毫無慘淡經營之迹，真可謂舉重若輕，才大心細，無怪翁相國佩服得五體投地矣。

海忠介公能書善畫

海瑞，瓊州人，原籍番禺，讀書禺山之麓，平生為學，以剛為主，故號剛峯，嘉慶二十八年舉鄉試，出任南平教諭，尋遷淳安知縣，以清廉正直聞，擢戶部主事，以疏陳世宗下獄，穆宗立，復原官，累擢至右僉都御史，吏部右侍郎，剛正廉能，常與權貴奸佞鬥爭，直言敢諫，名著天下後世，為嶺南一代名臣。

人但知海瑞為官剛正，不知忠介公且能書善畫，惜墨蹟傳世者不多，汪兆銘畫徵略引潘世璜「須靜齋煙雲過眼錄云藏有所寫山水扇面一幀」。近人史學家簡又文藏有忠介公手書「金剛經」一冊，為吳榮光舊藏，後歸海山仙館潘仕誠者。康有為評海書有云：「海剛峯之強項，其筆法奇矯，亦可觀也。」

海忠介墨蘭，亦希有而著稱。見羅元覺「讀談二樵山人繪事」。

繡花針王起兵抗清

明末自金陵瓦解，魯唐桂諸王，猶先後在閩粵自立，兩粵勤王死節之士，人皆知張家玉，陳子壯，陳邦彥諸忠烈。若夫草莽市井之雄，攘臂起義，抗撓巨敵，無畏死生者，其忠勇奮鬥事蹟，

史書每闕而不書，或亦略未不詳。如新寧縣（今台山）王興起義復明之舉，即其一例。

旅居美洲劉伯驥先生，學問淹博，曾撰有「王興抗清義師記」一文，首刊於「三台學術界」（民國二十四年出版）搜羅事迹，紀錄傳聞，頗稱詳贍，茲摘錄如次：

王興，潮州人（見嶺南逸民傳），或云漳州人，番禺縣有王興墓或為番禺人（見番禺縣志），少務農，短小精悍，故人稱繡花針。明室亡，散家財，廣納亡命，以圖恢復，四方歸之。清總兵修養甲，定潮州惠州廣州三郡，傳檄各縣，唐王聿錚死之，其弟聿鐸逃出，王興以舟載之入海，奉為王。輾轉到新寧，謀立根據地。時生員士寇附之，聚眾萬餘，聲勢頗盛。

順治三年，王興破新興縣，四年，屯大營於大塘，圍台上縣城，清兵增援，相持數月。順治七年，清總兵連得成，引兵下廣海，兵勢頗盛，是時王興部眾據恩平縣城，十年台山大飢，王興攻沿海各鄉，破廣海，其部眾進圍新會，號稱二十萬，四方綠林皆附之。順治十一年，攻破台山文村，築寨其中，奉聿鐸為王，仍用永曆年號，是時興實力頗大，東扼廣海城，北據大隆峒，憑文村（台山海晏都）之險以為根據地，如虎負隅。至順治十三年，廣海衛失守，外圍漸為清兵擊破，其勢始漸促。

順治十六年，粵地次第為清兵收定，平南王尚可喜來征，作長圍困之，相持半載。可喜遣人招降。王興不聽，是年大飢，八月寨中糧盡，外無援助，孤軍奮戰，既屬乏望，興遂遣其子五人

，齊明印敕令箭，至大營約降。可喜大悅。厚遣其子，與是夕舉家自焚死，聿鐔亦自殺而亡。

計王興起義抗清，歷時十三載，大小戰役，不下千百，攻城掠地，原圖進取，惜內缺將材，外無援旅，以當強勢方張之清軍，遂致力盡敗亡，哀哉。南海陳恭尹為作王將軍輓歌長律紀其事云。

招子庸的風流韻事

南海才子招子庸，才華橫溢跌宕風流，工書善畫，而「粵謳」尤享盛名。其刊佈流傳之粵謳四集，膾炙人口，為廣東文獻中民間文學之瑰寶。

招子庸，字銘山，別號明珊居士，南海橫竹

人。生於清乾隆末年，屢赴禮闈不第，舉人大挑一等知山東嶧縣事，四年落職，赴江西入番禺馮子良知府作幕客，後復任山東聊城縣令，有政聲。

子庸個儼不羈，習騎射，能挽勁弓。復善書能繪，蘭竹蘆蟹俱精，詩文以外，通音律，擅彈琵琶。以潦倒場屋，鬱抑伴狂，玩世不恭。歸粵後，無意仕途，與張南山，馮子良，溫汝遂等名士交遊，吟詩譚敘於珠江花舫無虛夕。李長榮有詩云：「老輩風流總不羈，狂名都播翠裙知。溫郎墨竹招郎盡。爭遣羣花拜畫師。」此粵中紅樓韻事，亦可知招子庸擅畫蟹之名。

粵謳「用秋喜」為招子庸傳世之作。其故事據云原為招子庸與珠江花舫一歌妓之一段戀史，結果哀婉悲艷。曲中之秋喜為花舫中一名妓，與子庸暱愛，兩情相悅，願隨招郎作歸家娘。惟秋喜服用素奢，揮金浪費，負債纍纍，鴿母必須秋喜償清債務，始許從良，而子庸方處困境，手頭拮据



革命元老藝術家宗師高劍父(右)早年與本文作者(左)合影留念。

無力為彼妹脫籍，秋喜不知招郎實情，又為債主嚴詞催迫，無以自拔，終於投江自盡，逐波而逝，子庸聞耗，傷心欲絕，遂寫「用秋喜」一闕，一腔生戀死別之哀衷。後聞秋喜投江後，為漁船救起，得慶生還，重歸花舫，卒與子庸成為有情眷屬。按子庸有婦為凌氏，其妾三四人，未悉秋喜是否為其中之一。

以上故事，為史學家簡又文先生根據傳聞及參考各種書文資料所撰「廣東民間文學」一文之一節。爰撮其要略如上。

革命畫家高劍父軼事

嶺南畫派開山祖高劍父先生，革命元老，藝術家宗師。其革命事蹟與傑作，傳世不朽。劍老身長不過五尺，而心雄萬丈。朋儕咸以「高矮仔」稱之。為人豁達不修邊幅，經常一副墨晶眼鏡，一根斷了杖頭手杖，徜徉街市，人固不知其為赫赫有名之藝術家大師也。某次參加宴會，其西服破舊不堪，索性齊肘處剪去兩袖，人以為怪。劍老示人曰：此余之「秋威夷」新裝耳，何怪之有。

平居好客健談，富幽默感。作畫時閉門據地揮毫，不喜人見。晚年目昏，五尺以外，不辨東西，只能寫大字與畫粗枝大葉的畫。但猶思作巴黎花都之行。粵垣陷匪，劍老避地澳門荷蘭園舊宅。投共之何香凝柳亞子屢來函邀其赴穗，劍老語人曰：「我同盟會員，在國民黨政府尚未做過一日官，臨到這把年紀，還要你們這些妖精來拖我下地獄！」氣節凜然，以視劉海粟徐悲鴻輩，其賢不肖相去遠矣。

民卅四年抗戰勝利，穗市光復，筆者回粵任市教育局，劍老以筆者再三懇求，始允任廣州市立美術專門學校校長，在復員之初，經費困難，劍老艱辛擘劃，煞費苦心。匪陷粵後，筆者與劍老均避地澳門，日夕過從，茗談無間，四十年筆者來台，臨別依依，翌年秋間，劍老即在澳門辭世，身後蕭條，僅存畫百餘幀而已。

陳璧君追求汪精衛

初為慷慨悲歌革命志士終成卑劣無恥奸魁之汪精衛，其與陳璧君之結合，有一段趣聞。汪十三歲喪母，十四歲喪父，自幼受教於長兄兆鏞，兆鏞對弟極嚴，生性冷酷不稍假以顏色，汪學業之得以有成，多出乃兄督責之力，以是汪畏兄如虎。十九歲時，縣府試皆列第一，以此受知於朱祖謀。並應聘提督李準家為教師。岑春宣總督兩廣，兆鏞在總督署作幕賓，有同事劉子蕃者，其妹及笄年華，娟秀嫺淑，兆鏞為精衛向劉家訂親文定。後知精衛參加革命，視為大逆不道，急向番禺縣遞稟驅逐劣弟，斷絕家庭關係。

精衛東渡赴日，後隨中山先生至新加坡，游說當地華僑出錢購械作革命費用。檳榔嶼小蘭亭為當地華僑一俱樂部，有富僑陳耕基為該俱樂部主持人之一，其女冰如常隨父至俱樂部，獲識精衛，對精衛少年才貌，至為傾倒，百計追求汪精衛，兩人日久情生。冰如後改名璧君，汪與黃復生、曾醒、黎君實等組織暗殺團，並潛赴北京，謀刺攝政王，事敗被捕，陳璧君亦北上照料在獄情節，常往監房探視。迨辛亥革命成功，汪被釋出

獄，返粵欲偕連理，但以與劉氏女訂婚在先，未敢稟乃兄，先商之胡漢民先生，漢民曰：「兩女均不可娶。」復商之朱執信先生，執信曰：「兩女均可並娶。」後由執信疏通兆鏞，兆鏞乃招弟面諭曰：「劉氏早已退婚，汝可與陳璧君成婚矣。」汪聞言大喜過望，額汗尚溼潑也。杜君如明所言如是云。

石門返照與沉香浦

「石門返照」為廣州「羊城八景」之一。在穗市近郊，所謂石門返照者，是在臨江岸上石壁，在黃昏晚霞時，陽光返照，蔚為瑰麗彩色而然。石門附近名勝有食泉、釣魚臺、吳隱之祠、紅棉水樹等，紅棉水樹楹聯云：「萬古奇觀，靈洞石門香浦月。四時妙趣，紅棉翠柳碧荷天。」其地有紅棉、楊柳、荷花、波光花木，構成自然美景。

聯中所謂「香浦」，有一段沉香浦傳說史料：晉吳隱之到南國做刺史之時，居官廉正。聞人言石門有食泉。飲之成墨吏，慨言曰：「吏之貪廉，在其個人品德，何預泉水！」連飲數日，並為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變心。」吳隱之在廣州任刺史多年，公正廉明，人民愛戴。後卸職離粵還鄉，乘船經石門江上，遇颶風巨浪，幾至覆舟，吳隱之默念，本人居官清廉，盡職民事，豈有虧德，遭此天譴。乃在舟中重行檢查所帶行李，結果竟在其夫人衣篋中，尋出一塊沉香，其夫人常患心氣疼痛症，沉香可治療此疾，為人所饋贈者。吳隱之遂將沉香丟入江中，果然不久即風平浪靜，平安抵

家鄉。

由於吳隱將沉香丟棄江中，故事流傳，後人便將當年丟掉沉香之處，名為「沉香浦」。

「不落家」與「姑婆屋」

廣東順德縣以盛產蠶絲著稱，所產絲織品點梅紗，響雲紗，黑膠綢等每年外銷南洋美洲各地，賺回不少外匯，因而順德為粵省富饒縣份之一。

自明清兩代以來順德採桑，育蠶，織染紗綢工作，大都均由婦女從事。謀生有賴，經濟獨立，因此傳統習俗，處女多不出嫁，認為嫁夫生子是一件恥辱之事，即名義出嫁，亦不住在夫家，結婚行禮之後，即回母家，故順德女有「不落家」之特殊習俗。

一立誓終身不嫁者，每組成「姐妹會」，互相監督，將少女辮髮改為盤髻型，謂之「梳起」，既已立誓梳起之姐妹會，父母便無權將其許婚與人，她們相聚而居，其所居之所名曰「姑婆屋」，男性視為禁地，不得擅入，她們精誠團結，甘苦與共，成為金蘭結義之姊妹，視同胞手足尤為親切。或有自幼由父母將其許人者，如到中年後，得同盟姊妹之允許，則准可回到夫家，惟一離「姑婆屋」亦不得再回，認為一旦夫婦同居之後，即已沾污此神聖之「姑婆屋」矣，故積資豐裕之中年已許嫁婦女，多願出資補償夫家，令其再娶。此一傳統風俗人謂由於封建思想與迷信，實則由於經濟關係而然，亦粵省一地方性之奇特習俗也。

廖鳳書名著「嘻笑集」

廖鳳書先生於民國初年常以廣東俗語作詩，運用羊城俚語，莊諧並具，嬉笑嘲諷，妙語如珠。

先生諱思燾，字鳳書，號鐵庵，亦署珠海夢餘生。惠陽人，為革命元勳仲愷先生之兄。平生以詩文自娛，不逐名利，早年與展堂先生在日本橫濱旅居，相與酬和，展堂激賞之。後居番禺多年，悠閑自適，享壽八十餘而卒，其八十四自壽詩有句云：「詩吟幾句天之籟。日夜三餐海上鮮。」

其詩多詠史之作，如「秦始皇」「漢高祖」「項羽」「韓信」等。均妙趣橫生而亦巧妙傳神，足稱大詩人手筆。其咏秦始皇二首錄如下：「荆軻失渠三魂。好在良官有搬親。野仔執番條爛命。龜公害盡幾多人。鑑生點解驟陪葬。臨死唔知重拜神。萬里咁長城一座。後來番鬼當新聞。」（其一）「六國吞埋撈吓鬚。安心咁就着龍袍。收齊廢鐵燒銅像。堆起新書透火爐。過海點嚟求味藥。當天重去貼張符。既然慌到江山郁。生仔唔該叫阿胡。」（其三）

民國十三四間，廖氏曾刊行「嬉笑集」單行本，三十八年己丑復付梓重印，且用珠海夢餘生別號自序其集。頗見流佈，民國六〇年（一九七一年）旅港李澤甫以存有己丑年本，並抄錄歷年報章所刊載者，增訂再版。台北廣東文獻季刊社承余祖明先生借得李先生重印本一册寄台於六十二年加印隨刊附送讀戶。梁寒操，簡又文、余祖明

、陳本諸先生均有詩跋。梁詩云：

「重託南京往時事。風義隔日過寒家。唔嫌粗菜多留飯。每愛長談猛飲茶。妙句時常帶玩耍。奇情真正有揶揄。如今始見詩鈔出。讀過幾乎笑呿牙。」簡詩云：「何胡兩位算先鋒（何談如胡漢民）番話夷埋有伍翁（廷芳）。論到此翁真架勢。偏成專集顯神通。廣東文獻添新菜。中國詩壇起怪風。可惜撈蒿（粵人稱外省人曰撈蒿，即老兄）冬冬也野荒蒞葱。」

李澤甫先生重印嬉笑集，功不可沒，其重印序文應予特記，序曰：

「世之所謂打油詩者，辭藻非必劣也。第以風格鄙俗，無大雅。若以俚詞入句，豈非俗之尤者乎。惟廖鳳書先生嬉笑集則不然矣。雖屬遊戲之作，而主題為詠史，褒貶得體，莊諧並具，鎔鑄鑄史，巧妙入神，嬉笑嘲諷，雋語如珠，尤其運用廣州俚語，聲韻鏗鏘，對仗工整，信手拈來，毫無斧鑿，吾人終日哦唐吟宋，偶讀此篇，頓覺妙趣橫生，足以解頤，不惟未嫌其俗，且驚神來之筆……」云云。

蘇東坡在瓊州的故事

東坡居士於宋紹聖年間謫貶惠州，再謫瓊州別駕，與吾粵可謂緣份不淺。其至儋縣，州守張中，遇之至厚，因賦居官舍，但為有司迫逐，乃在城南一寺觀旁，買地結構數椽，簡陋索居，即所謂桄榔庵也。然東坡對儋始終眷念，其詩有：「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又云：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而其流澤廣被，儋人懷賢崇仰，歷久不衰。王彥先生儋人，博學多聞，曾為文記東坡在儋耳故事，摘錄如下：

東坡由惠州并謫儋縣，家仍置惠州白鶴峯下，獨與幼子及婦，負擔就道，時其弟子由亦謫雷州，同行至雷，始相別渡海。瓊州軍使張中禮遇，邑紳黎子雲尤常追隨款接。東坡曾為黎醴資作載酒堂，以為吟讌之所。其時東坡為詩至多，集中可見。至於東坡笠屐，亦為在儋逸事之著者。梁谿漫志云：「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後人有詩詠曰：「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笠屐圖。今東坡祠壁上亦有笠屐圖石刻。」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一老婦年七十曰：「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美，里人因呼此媪為春夢婆。東坡亦有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

東坡在儋歷四載，瓊人遠近傾慕，來學者衆，士風丕變，民俗漸移，凡百事物，皆以東坡先生為準繩。如一竹笠也，必曰東坡帽。一井泉也，必曰東坡井。乃至語言，亦多學自先生，謂之官語。其後李莊簡公光至儋，賦和東坡詩云：「至今儋耳民。里巷多樂善。」

民國九年，當地土匪曾糾眾焚城，全城幾墟，惟西郊孔廟與東郊東坡祠尚存，惟桄榔庵址則不免矣。